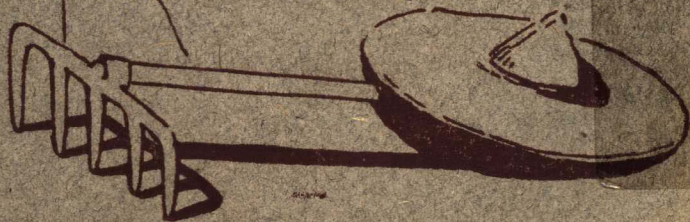


在曉莊

程本海著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程本海著

在曉莊

蔡元培題



民國十九年一月印
民國十九年一月發
民國十九年十一月五版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著者 審閱者 發行者 印刷者 印刷所

上海棋盤街

北平天津張家口石家莊邢台保定
濟南青島太原開封鄭州西安蘭州
成都重慶長沙常德衡州漢口南昌
九江安慶蕪湖南京徐州杭州溫州
福州廈門廣州汕頭潮州梧州雲南
瀋陽吉林長春哈爾濱香港新加坡

在曉莊(全一冊)

◎

定價銀四角五分

(外埠另加郵匯費)

程本海 陶知行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五六二九)

陶序

曉莊以十三位同志開校，本海是最先來和我商議加入鄉村教育戰線的。他和我本是好朋友，我到上海，時常與他會面。十五年之末，試驗鄉村師範的計畫草成，我帶到上海來籌備，於是我們有長期間的接談。因此他對於鄉村教育之改革運動，有最深切之了解與信仰。他的家累，他的經濟壓迫，朋友的冷淡態度，都阻止他前進；但他深信鄉村教育，爲救亡大計，所以毅然決然排除一切困難，加入我們的戰線。他給陸費伯鴻先生的信說：

『近有一重大發展，方放射其光芒於吾國教育界中，足以使吾國奄奄垂斃之教育，立獲一勃勃之生機。以晚之淺識測之，吾國此後之教育方針，行將依此潮流而一變其歷來之趨向。』

這是何等堅強之信念！引他參加鄉村教育運動便是這種信念，將來能

使他對於鄉村教育有所貢獻的也靠着這信念之發揚光輝。

十六年八月在全國學生會中，他提了一個議案：「要完成國民革命須厲行鄉村教育，」霹靂一聲，把「你不好，打倒你，我來做，」而忘了第九字的朋友們的注意，都吸收到鄉村教育上來了。他主張擴大鄉村教育革命聯合戰線。他說：

「鄉村教育問題至爲繁劇，且與土豪劣紳處處短兵相接，非有農人身手，菩薩心腸，科學頭腦，哲人目光及大無畏精神之青年男女踴躍加入，萬難成功。所以希望全國學生界，忠實同志們，依據才能興趣正式或隨時加入鄉村教育革命戰線，齊心奮鬥，以竟全功。」

他在曉莊頭一年的精神，完全獻與這件事。他喚醒了不少的青年，增加了不少的生力軍。

著者爲人和藹，不但同志愛他，農人也愛他，最愛他的是小朋友。他在農人和小孩子當中結交的朋友特多，這是他在曉莊最有精采的生活。也是他最有意義的生活。我們在這本書中所得到的最大的安慰，便

是他和農友，小朋友的談心。

他是一位勇於任事的人，在出發前，他有一首自勉的詩：

「戰鼓響了！

血鐘鳴了！

振作你的精神，

準備你的身手，

充實你的子彈，

奮勇的，

忠實的，

出發前方去幹！

幹！幹！！幹!!!

他拚命的幹。現在病了，還是要幹，我很希望他此後恢復康健之後，要把一生的事，勻在三十年裏從容的幹，不要把一生的事，擠在三年當中急急的幹。有時，不幹的幹比幹的幹還要重要的多啦。

我們的信條

我們深信教育是萬年根本大計。

我們深信生活是教育的中心。

我們深信健康是生活的出發點，也就是教育的出發點。

我們深信教育應當培植生活力，使學生向上長。

我們深信教育應當把環境的阻力化為助力。

我們深信教法學法做法合一。

我們深信師生共生活共甘苦為最好的教育。

我們深信教師應當以身作則。

我們深信教師必須學而不厭，纔能誨人不倦。

我們深信教師應當運用困難，以發展思想，及奮鬥精神。

李序

本海在我們的隊伍裏是個老大哥，在家庭組織的曉莊學校裏，（這是第一年的話）除掉尊長以外，便是老大哥主家的了。

曉莊在戰雲裏，在土豪劣紳的環攻裏，在經費和工具缺乏的時期裏創立起來。我們的尊長慘淡經營，和困難戰和環境的阻力戰，時要離去了嫩弱的子女在外奔波，槍斃敵人，危險品時常在曉莊盤旋，但是打不散這個集團，打不散一般從東南西北來的同志們。這，沒有什麼稀奇，因為這般人的心已融結在一件事業上，而貫串這個心的便是我們的尊長和老大哥了。

曉莊是個可愛的環境，也便是詩的環境，自然我們是詩，我們在創造詩，我們在寫詩。過去的生活，却是詩的生活，值得我們高唱低吟，值得我們翹琅朗誦，除掉了詩的解釋還有什麼話可說呢。這個詩生活造成

了我們的快樂，也造成了我們的悲哀，快樂的遺痕，可以在這本書裏或者在其餘的書報上（破曉和鄉教叢訊）找尋；悲哀呢，便可以看許多同志的不幸的疾病，一口口的鮮血從嘴裏吐出，在牀褥間呻吟。

這個空間和這個時間給我們的影象太深，給我們的觀感太厚了。實在快樂得太過了，真像著者所說的：「在生命史上最是有精采的一頁。」誰也不願意將這可寶貴的一頁扯碎破壞一點兒，我們可以看著者在病中還要用心盡力的去整理這部稿子，真誠地將這個空間和時間所造成的快樂，輕輕地按在紙上，留個不可磨滅的影象，雖然他是個有病的人。

中國的教育，還沒有一條共通的大道，特別是鄉村教育，連一條狹窄的烏道還沒找到呢。樂觀的人說中國的鄉村教育快見曙光了，快有一個方法出來了，快有一個良好的果實成熟了。這句話我却不敢承認，中國的鄉村教育還在摸黑路時期，還在試驗時期，不斷地試驗，才能不斷地改進，不斷地改進，才有不斷的方法產生，這個異常重要的試驗時

期，任何人均應加重視，倘然他是個研究或從事鄉村教育的人。

在曉莊不過在摸黑路，不過是試驗；出曉莊仍舊在摸黑路，仍舊在試驗。著者把在曉莊的生活寫出，便是披露了他的摸黑路時試驗時所得到的幾條線，這幾條線有多少長，現在還沒有知道，因為還得許多同志共同去摸索，才能用尺去量呢。

老大哥是始終站在前線的。他愛許多弟妹，他愛許多農民，他愛許多兒童。是他接觸的，便是他愛好的。所以弟妹歡喜和他親近，農民願意和他做朋友，兒童歡喜和他玩耍。我們在這本書裏，從頭至尾，祇看見一個「愛」字，所以我們應當用「愛」的眼光來讀這本書。

十八，四，三十，李楚材寫於湘湖。

我們的信條

我們深信教師應當做人民的朋友。

我們深信鄉村學校，應當做改造鄉村的中心。

我們深信鄉村學校，應當做鄉村生活的靈魂。

我們深信鄉村教師，必須有農人的身手，科學的頭腦，改造社會的精神。

我們深信鄉村教師，應當以科學的方法，去征服自然；美術的觀念，去改造社會。

我們深信鄉村教師要用最少的經費，辦理最好的教育。

我們深信最高尚的精神，是人生無價之寶，非金錢所能買得來；也就不必靠金錢而後振作；尤不可因金錢少而推諉。

我們深信如果全國教師，對兒童都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決心，必能為我們民族創造一個新生命。

自序

在生命史上最精采的一頁，總要算是在曉莊的時代了，在過去這三十年中。回憶吧！夢寐的追求吧！

然而怎樣才能使在曉莊時代是值得回憶，夢寐的追求呢？祇有本着我的一貫宗旨，朝着目標，努力前進呵！

不幸，兩年來的奮鬥生涯，如今竟爲病魔所困了。自從上月進杭州市立病院住了半個多月，調治以來，屢承醫生誠懇地告訴我：『你的病要好好安心靜養些時，否則恐成不治之症。』這，不免把我積極的人生觀，漸漸地消沉下去了。

但是，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可以說：『生活的目的，是增進我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是創造其將來繼續之生命。』因此，我應當仍照積極的人生觀，繼續努力前進，前進，前進！

不過，我平日只曉得埋頭埋腦的去幹，尤其是自去年九月間偕同操震球王琳二位同志來杭籌備創辦浙江省立湘湖鄉村師範學校，覺得責任重大，不得不拚命的幹，每每幹到深夜，並不知有休息一會事，却也是不對的，於健康方面是有妨碍的。要知道「健康是生活的出發點，也就是教育的出發點。」所以今後應該注意這一點，才可繼續奮鬥下去，以達到理想的光明境域。

在病榻上回憶到在曉莊的生活，像放電影般地一幕一幕的演映出來，有異常深刻的印像，至少在我個人生命史上最是值得記念的一頁。自從發願欲將在曉莊經過片段的生活，從日記簿上選錄那含有特殊意義的作品，彙集起來，然而爲了忙，爲了病，一直捱到如今才陸續把這項工作完成了。這真是多嗎欣慰的一樁事！但決不是爲賞鑑過去的小小成績，乃是爲開拓未來的無窮希望。

這也許太主觀了吧！在曉莊的生活是不是最有精采？這本集子的作品是不是有特殊的意義？不過，可以自信一字一句都是從實際生活

上得來的，而從內心的深處自然流露在筆尖上，換句話說我的心靈已獻給於天真爛漫的小朋友們和忠實可親的農友們；同時把這本書恭敬地獻給於贊助我從事鄉村教育的諸位先生和親愛的朋友們。

本書封面，係老友許君士騏手筆，許君多才多藝，對民衆藝術尤有研究。現在曉莊兼任指導藝術，此幅能把曉莊精神充分表現出來，猶覺難能可貴，謹此誌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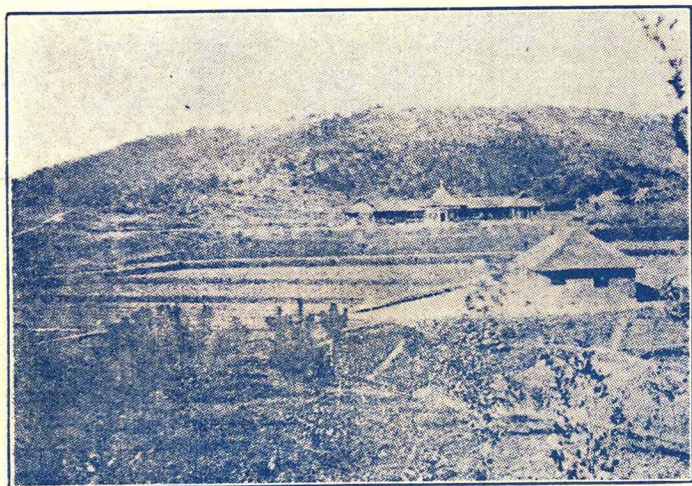
本書得到陶師知行、同學李君楚材、老友左君幹臣等對於校閱上印刷上給予助力不少，使我感謝得很，謹以至誠，表示我的謝意。

十八年五月，程本海養病於西湖之夕照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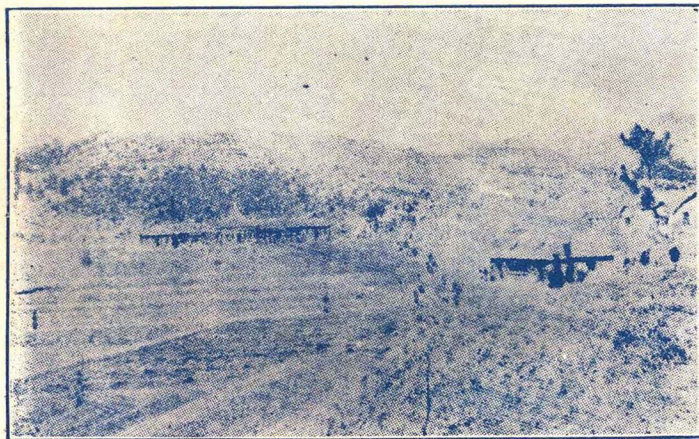
自立歌

陶知行

滴自己的汗，
吃自己的飯。
自己的事自己幹，
靠人靠天靠祖上，
不算是好漢。



（冬年六十） 景 全 莊 曉



（日五十月三年七十） 影 攝 念 紀 年 週 莊 曉



（月七年六十）影 小 者 著



（冬年六十）地 園 闢 開 友 朋 小 和 者 著